

旧墨四记

文学家卷 上编

刘 三○陈独秀○鲁迅○沈尹默○苏曼殊○周作人○夏丏尊○柳亚子○李六如○严独鹤○胡适○刘半农○李劫人○赵元任○郭沫若○孙伏园○叶圣陶○林语堂○张恨水○郑伯奇○茅盾○郁达夫○徐志摩○萧 三○王统照○胡山源○成仿吾○宗白华○许钦文○朱光潜○曹靖华○朱自清○田 汉○郑振铎○谢六逸○老舍○苏雪林○杨晦○俞平伯○冰心○穆木天○冯沅君○毕树棠○曹聚仁○阿英○夏衍○夏承焘○王任叔○川岛○滕固

旧墨四记

方继孝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旧墨四记

文学家卷 上编

方继孝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墨四记·文学家卷·上编 / 方继孝著. —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4

(“旧墨记”书系)

ISBN 978-7-5013-3789-7

I. 旧… II. 方… III. ①名人—手稿—鉴赏—中国—近代~现代②文学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现代 IV. J292.112.8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483 号

旧墨四记——文学家卷(上编)

方继孝 著

责任编辑 王燕来

出版发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100034)

电 话 010-66136745 66175620 66126153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20

印 张 12.5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3789-7

定 价 48.00元

关于《旧墨四记》

孙郁

方继孝的书一本本出,新的材料一点点面世,吊起了读者的胃口。还有什么好的墨迹么?我们期待之余像是看到了魔术师的作品,没有失望,与那些奇异的旧物相遇时,还是惊喜不已。历史的灵光与碎片,照亮了一个个认知的盲区,像似请来无数老人,谈着昔年之影,不禁生出种种幽情。

这一册《旧墨四记》与作家有关,材料都是故人的边边角角的存在,记录了一些历史掌故。不过这些作家的旧闻,却多与创作无关,有的是文化余兴的东西,甚至学问与日常生活的点滴,读后有驳杂之感。民国文人的身上残存着许多士大夫的东西,他们的恩怨牵动着诸多话题。书中所谈苏曼殊逸事,林语堂旧物及老舍墨宝,都可勾起往事的寻访,有的也让人联想起人文地图,在点点滴滴之中,往日时光的人与事,很趣味地浮现出来。在与它们对视的时候,也恍然感到,那些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并非没有关系。

新文学的作者里,有旧学与西学根底的很多。他们许多人的学识今人只能仰望而已,世间记载的多为正史,面目都很纯正,有的像是被供起来的样子,不敢让人亲近。但你如果看这些手札与书影,背后的故事则可使人有读野史般的快感。我看那些作家的手稿时,不禁胡乱猜想,茅盾的字秀雅清美,可他却写出史诗般的《子夜》,那就没有江南才子的婉约,反倒似北方汉子的气魄了。郁达夫的字有点像周作人,都占拙的很,但又少了周氏的含蓄,好像真露的东西多,字与人是统一的。后者的书卷气与隐逸气,郁达夫就没有,所以他不会走周作人的路,也可找出蛛丝马迹的。这都是胡乱的猜想,可想起来实在也有趣味。老舍的书法,很滑稽,像是微笑的样子,有时让人想起孩子的脸,但又多了一种幽默搞笑的痕迹,你自然能读到他内心的大爱吧。朱光潜的手稿,能看出文雅与宁静之气,联想到他文章的冲淡凝重,不与俗调为邻的生活,可谓契合无间的。读作家的书,知道他们的精神色调如

何,而手稿则让我窥见性格与气质。也许懂得书法的人能看出更多的门道,我们这样外行怎能乱说?记得一位前辈看到古人的书法,曾告我:这是生病时的文字,我大为惊异,后来查那人的年谱,果然如此。如此看来,《旧墨四记》中定能让行家读出更多的隐含,在动荡的年代或易代之际,文人笔墨后的家事国事,都非书斋之人可以想象出来的。

文人有热闹的,也有沉静隐名的。前者留下的痕迹多多,后者就不易被察觉到了。历史的题目似乎专留给热闹的人,反而倒是那些沉潜的人被人忘掉了。书中谈到江绍原的故事,见他与周作人的交往,就感叹世道之冷热。江氏文章很好,亦有才华,在民俗学上创见多多,后来遭受磨难,学识未被世人认可,而精神的高远却不亚于那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方继孝固然搜求的是名人、短札、遗稿,无意间也打捞出名人与非名人,名利场与寒士林的风风雨雨。在那些只言片语间,有时倒能嗅出文学作品之外的东西。比如人际关系、出版机制、政治环境、日常场景等等。文学史的边角余料,有时更能复原人

之心态与社会氛围。像巴人、阿英、川岛的旧闻,都可入儒林外史之中,人的怎样的落难、绝望、挣扎和选择,都可以透视历史的烟云。现当代史的内涵,比近代中国的悲壮舞台,并不逊色,有的惊心动魄之处,毫不逊于晚清的乐章的。

然而,遗失掉的人物片断,已没有谁能一一记起了,陈年旧账早已散落了许多。曾看过聂绀弩在北大荒的诗文,写得百转千回,奇意缭绕,可是那时的旧物能见到的却甚为寥落,后人知道的旧年人物,永远是一枝半叶,完整的形象多是被想象合成的吧。也因于此,我们真的要感谢文物的搜求者,有的真就留住了远去的时光,在此定格了世间的恩怨。我近日到郊外去玩,用余闲读完了此书稿,喜欢之心难掩,好像进入时光的隧道。回溯以往,与一个个有声有色的人物相逢,看别人的字迹间的气息,常生出一点幻想,要与那些有趣相识相交。攀识古人,乃读书人逃逸现实的一种歇息,此无它,现在让人驻足久视的文人,真的太少了。

2008.10.23 于小汤山

目次

序 孙郁 / 1

刘三遗诗二首 / 1

陈独秀的书法艺术 / 5

鲁迅与江绍原 / 10

沈尹默的书法成就 / 17

苏曼殊的清奇人生 / 20

周作人和他翻译的《枕草子》 / 27

夏丏尊抗战时期的贫困生活 / 31

柳亚子的诗词交往逸事 / 36

李六如和他的《六十年变迁》 / 39

严独鹤的报人生涯 / 44

胡适与《内阁文库第二部汉书目录》 / 47

刘半农的文学成就与藏书 / 53

李劫人和“大河”小说三部曲 / 58

赵元任的园丁生涯 / 61

郭沫若喜作翻案文章 / 67

孙伏园与《晨报副刊》 / 71

叶圣陶自动不取稿酬书 / 74

林语堂和《中国新闻舆论史》 / 77

张恨水《关于文学稿酬的规定草案的意见》 / 81

郑伯奇自甘淡泊不尚虚誉的一生 / 86

茅盾和他的创作 / 91

郁达夫与北新书局的稿酬纠纷 / 97

涂志摩与松坡图书馆 / 101

萧三的革命生涯与诗 / 107

王统照对新文学的贡献 / 112

胡山源的教书、编辑与写文章 / 116

成仿吾与新中国的教育 / 120

宗白华与现代美学教育 / 124

许钦文与鲁迅小说研究 / 129

朱光潜后期的学术成就 / 133

曹靖华——“文学是战斗的” / 138

朱自清与《经典常谈》 / 141

田汉与话剧《关汉卿》 / 146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 / 154

谢六逸与文通书局编辑所 / 159

老舍的嵌名妙联 / 163

苏雪林在苏州的短暂生活 / 166

杨晦与北大的情缘 / 172

俞平伯手录杜甫《秦州杂诗》 / 178

冰心的读书与创作 / 185

穆木天——失踪了的文学家 / 190

冯沅君与《古剧说汇》 / 197

毕树棠与清华大学图书馆 / 201

曹聚仁的瑰丽奇特人生 / 204

阿英与他的求书治学活动 / 208

夏衍——博学多才的文化巨匠 / 213

夏承焘和他的《词集》 / 219

巴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日子里 / 222

川岛与鲁迅先生 / 231

滕固短暂而精彩的一生 / 236

刘三 遗诗二首

茫茫四海欲何之，乡国哭歌正此时。
有客自寻萧寺隐，故人还寄草堂诗。
旧年观实方知宦，今日梳头不恶丝。

是诗无款，铃刘三小印一枚。环诗四周有马太龙跋语云：刘三旧是多情种，浪迹烟波又一年，近日诗肠绕几许，何妨伴我听啼鹃。此曼殊上人自西湖寄赠刘先生之诗也。题应安澜四兄先生雅属。卅二年仲秋于沪次。太龙。铃马震小印一方。

太龙，马震字也。马震，马衡先生之子也。“安澜四兄”，原以为指抗日英雄戴安澜。经查，戴氏此前已捐躯一年矣。应为抗战后任教于燕京大学的于安澜君。太龙所引苏曼殊诗，《曼殊大师纪念集》以《西湖韬光菴夜闻鹃声简刘三》诗名收录。

另有一首“语与城西汤定之”。诗曰：

园花吹尽柳丝丝，寻常别恨年年有，不是吴姬压酒时。

铃其印二，一名章——刘三，一室名章——黄叶楼。偶读《凡将斋印存》知此章乃马衡先生所制。马衡先生精于篆刻，与马先生同时代的人能得到其篆刻的印章，被认为是一种殊外之荣。是诗之四周亦有太龙先生跋语，云：

刘三先生南社诗人也。道德文章求之当世不可多得。工诗善书，而珍其书。此为其赠汤定之君之诗，信手写来尤见真趣。遗迹甚鲜，由陆繁霜夫人保存者，皆为劫后于华泾故乡败垣中蒐检而得者。故虽片纸只字，弥足珍贵也。太龙马震。

汤定之，画家汤涤之字，刘三先生好友。

刘季平（1878—1938）原名钟和，一作宗和，字季平，以字行，号离垢，又号黄叶老人，自署江南刘三。上海人。1903年赴日，入东京成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于骑兵科。曾与邹容等组织拒俄义勇队。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回沪，因密谋刺杀两江总督端方，被捕入狱。出狱后，为痼疾西窜的邹容营葬，并创办丽泽书院。1907年与陈去病、柳亚子等在上海倡立神交社。1909年与妻陆灵素共同加入南社，并与苏曼殊交善。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上海持志大学等校教授。善书法，尤长于隶书，诗学韋自珍，清新道健，慷慨有奇气。1938年卒于上海。

刘三原名钟和，字季平，因行三，且读龚定庵诗“刘三今义士”，遂自称江南刘三，后以刘三之名行世。又筑屋沪郊华泾，榜黄叶楼，又号黄叶老人。他和因“苏报案”入狱的邹容素相交契，当邹氏在狱，他常往探慰。邹容既死，狱卒竟把他的遗体弃掷墙外，幸由同乡为之收殓，停放在四川路的四川义庄。刘三得知，挺身而出，在他的华泾黄叶楼旁，让出空地，葬烈士邹容于自己家宅的附近，“义士刘三”，名闻海内，而季平的名字，反而知道的人不多了。

陆繁霜，名守民，号灵素，别署繁霜，乃陆士谔之胞妹，刘三先生之继室。陆氏雅擅诗词，垂髫时即有才女之称，她在城东女学肄业时，刘三恰也在这个学校里作教员，师生感情很好。刘三原配陈氏是龙华巨族陈蘋洲之妹。陈氏死后，宣统二年（1910），陆灵素与刘三结婚。陆与刘双双加入南社，陆氏不仅能诗善文，而且擅昆曲，为南社中有名的才女。家中每逢宴客，常由陆氏唱曲，刘三吹箫，极唱随之乐，人皆比之为李清照与赵明诚。刘三前妻无出，与灵素夫人结缡了七八年，也只生两个女儿，刘三颇以乏嗣为憾。灵素夫人以嗣续为重，托乃兄陆士谔替刘三物色一个有宜男相的小家碧玉。陆士谔是灵素长兄，早岁从名医唐纯斋学医，清末悬壶上海汕头路，颇著声誉。后既行医又写小说，为鸳鸯蝴蝶派作家之一，著有《雍正游侠传》、《剑声花影》、《顺治太后外纪》、《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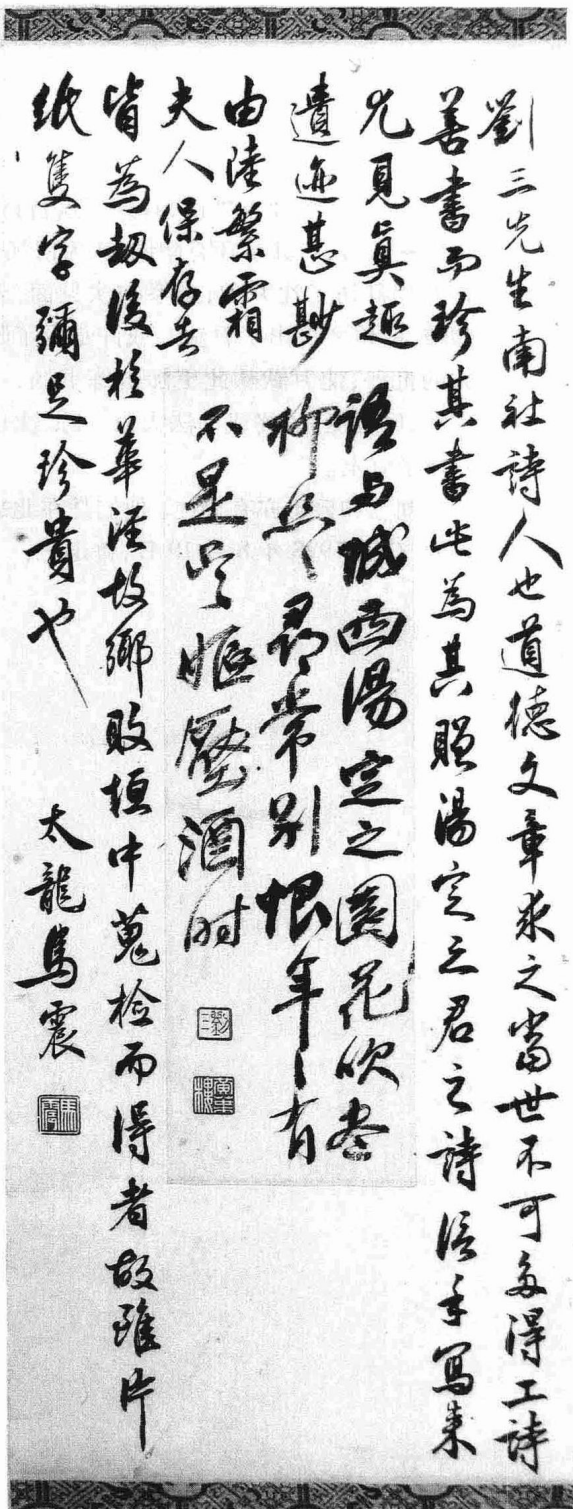
孽海花》，因此书，曾孟朴与之诉讼。果然不久便找到一个江北的贫家女子。灵素夫人对这个年可十八九的姑娘，有如己女，择个黄道吉日，让刘三把她收了房。遗憾的是，这如夫人也是一座“瓦窑”，于抗战期间生下一女，因在国难期所生，遂名为阿难。

民国廿七年（1938）秋，刘三病逝，那位如夫人居然不告而去，灵素夫人也不予追究，抚一个谢姓的养子为后。从此，别署黄叶遗霜，取霜与孀为谐音，以志丧夫之痛。陆氏悉从搜集整理丈夫的遗著，辑为《黄叶楼诗稿尺牋》（亦名《黄叶楼遗稿》），并由刘三生前知交黄太玄勘订，并撰跋语。既竣事，邮寄时在香港的南社诗友柳亚子校正。柳亚子致函陆氏说：“刘三先生诗，多社友雅集记事之作，读之如临当年诗酒游燕时也，先生诗，身前既重于时，身后亦当传于世。《黄叶楼遗稿》宜为梓版刊行。”之后，陆氏闻香港沦陷，意必诗稿尽付劫灰，遂以副本油印，分发亲友。抗战胜利后得知，及太平洋事变柳亚子只身离港，弃平生收藏与所著《南明史稿》不顾，独携《黄叶楼遗稿》赴渝，曰：“诗稿若有散失，何以对刘三于地下，何以对灵素之委托。”1949、1950年间，柳亚子将《遗稿》付北京图书馆珍藏。刘三侄孙刘颖白，曾检得陆氏油印本，原本拟向北京图书馆借刘三原来的手稿本，作一校补，刊行以资流传，奈自印力所未及，各出版社又以各种托词不接受印务。可传名著，遭此末运，能不令人兴

叹。我喜收集文人手迹，偶得刘三先生诗稿，喜不自胜。余生也晚，不曾见过刘三先生诗稿油印本，不知上录二首诗，在其中否？油印本黄太玄先生跋语有：“‘八一三’后稿至历年旧作……”；马太龙亦有语云“由陆繁霜夫人保存者。皆为劫后于华泾故乡败垣中蒐检而得者。”由此来看，我想《遗稿》中应有二诗。

刘三幼年即以诗文驰名，是当时江南的一位有声望的文人。他与南社诸友皆为挚友，尤与曼殊交好。我藏有柳亚子编辑的《曼殊大师纪念集》，书札集部分收录曼殊大师致刘三信有十六封之多，且多谈及思念之情和诗文事。他与陈独秀和沈尹默亦为好友。早在1902年，陈独秀留学日本成城军官学校陆军科，就与同校骑兵科的刘三相识，因爱好相同，两人交谊甚深。陈独秀与沈尹默的结识富有戏剧性。沈尹默与刘三相识于1907年。那一年，沈尹默受聘到杭州高等师范学校教书，结识了著名诗人刘三，两人诗词往来，关系十分密切。刘三逝世，尹默先生作词悼之，小序云：“余与刘子季平，清末邂逅于杭州，过从既久，诗酒相得。”原来陈独秀、沈尹默并不认识，某年重阳节，刘三请沈尹默喝酒论诗，沈乘醉即席赋诗《题季平黄叶楼》，刘三对诗中“从古诗人爱秋色”之句颇为赞赏，请尹默先生书写后，贴在书房

条幅中为刘三《语与城西
汤定之》诗手迹，环诗四周为
马震跋语



里。几天后,陈独秀来访,看到了这首诗,对诗很是欣赏,对其字颇有微词,认为俗气。隔日专程拜访了沈尹默,虽系初次见面,未作寒暄,就坦率提出了看法。或许是受了陈独秀的批评,沈尹默从此更加苦练书法,一扫俗气,风骨挺立,终成书法大家。陈、沈也从此成了好友。

刘三和鲁迅亦有交往。他们是在北平认识的,公元1928年8月19日,鲁迅记:

亚子邀饭于功德林,同席尹默、小峰、漱六、刘三及其夫人,亚子夫人并其二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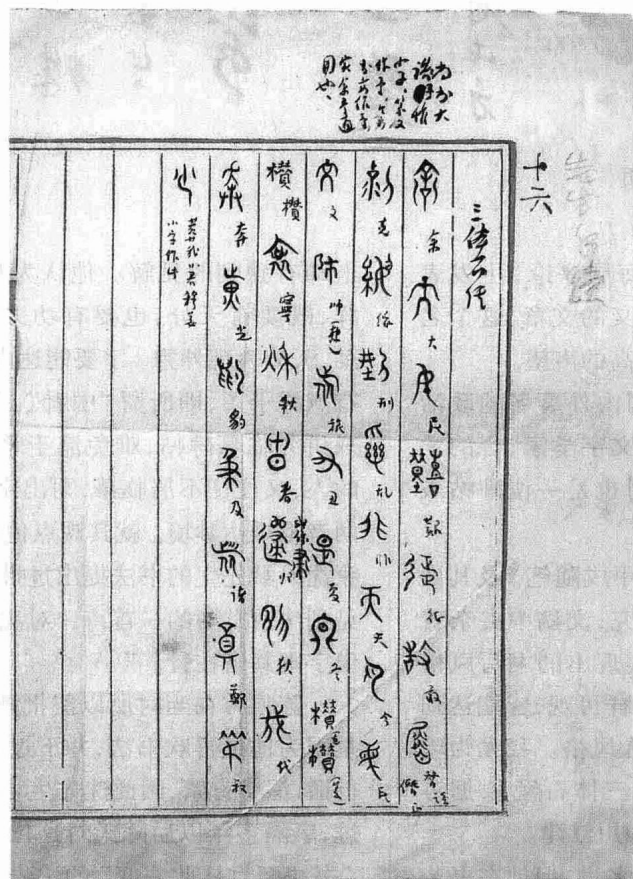
鲁迅称许多人都用别号,而径呼刘三,不称为季平,可见刘三之名在江南之响亮。

刘三不仅能诗善饮,而且书法造诣很深,写得一手好汉隶,极古雅飘逸,在南社中独树一帜。曾订润鬻书。喜用纯羊毫,力透纸背,其腕力或由早年习武所致。

陈独秀 的书法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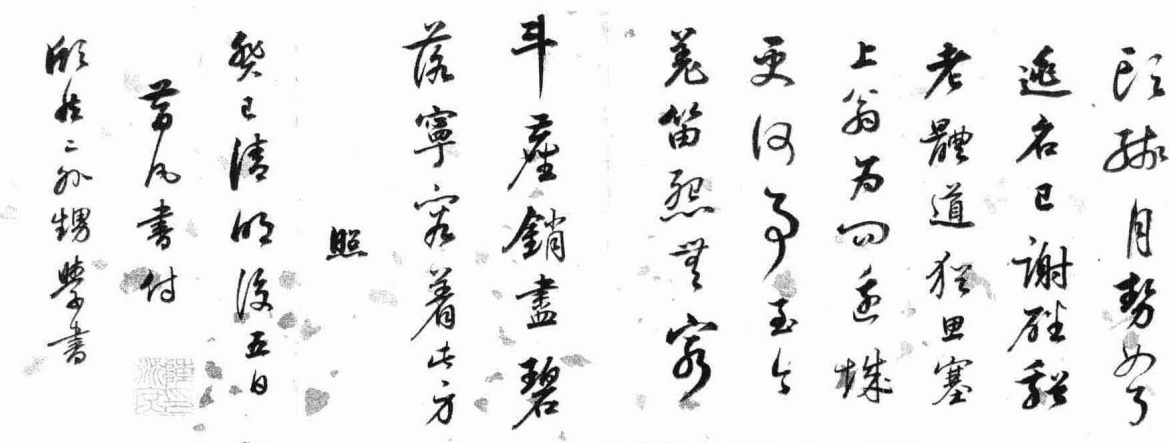
陈独秀先生是现代文艺理论家，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还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发起人、早期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原名陈乾生，家谱名字叫陈庆同。他在考科举和留学日本时，用的名字是陈乾生。他原来的字号是“重甫”，这个名字也只是在留日期间使用，后来改为“仲甫”。“独秀”这个新的名字，取自他家乡的一座独秀峰。到了他从事新文学运动时，就用“陈独秀”为笔名



陈独秀
手书《三体石经》

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文学革命的先驱。1915年自日本回国后创办《青年杂志》,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应蔡元培邀请,任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青年杂志》也随他从上海转到了北京。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1917-1920年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复辟与尊孔》、《偶像破坏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等著名文章,在新文化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猛烈攻击中国封建文化。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公开支持这一运动,并因在街头散发传单而被捕。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建立了中国第



陈独秀嗣父陈衍庶书法册页

频繁地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这个名字在当时的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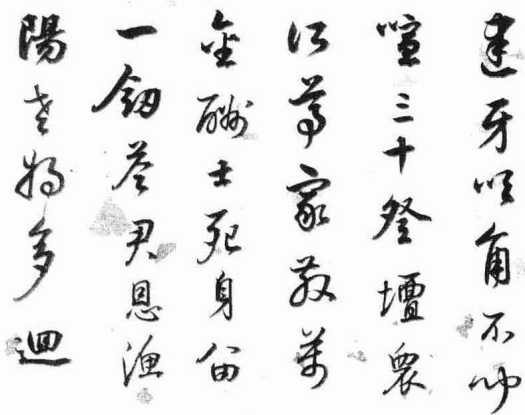
陈独秀先生不仅是国内外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文字学家、音韵学家、论著颇丰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碑帖兼写并有理论研究的书法家。

家藏陈独秀先生的《甲戌随笔》及其他零稿,因涉及文字学的研究,文稿中夹杂着众多的大篆、小篆结体,表现出的书写风格是多种的,行、草、隶、篆样样可观,皆能达到纯熟自如,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我尤为珍爱的是先生手书的一页《三体石经》,据考是陈独秀晚年作品,写于四川江津。

陈独秀先生不以书家名世,但他在书艺

上却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天分,也要有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无骨,两者都难达妙境。就其观点他曾对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的书法提出过批评。陈独秀曾见到沈尹默写的一首诗,对沈说:“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

陈独秀在当时所以能批评沈尹默的字,是因为他也喜欢书法,并下过工夫说的是内行话,深中肯綮,因此沈先生才心悦诚服。不过,事隔多年以后陈氏对这位“勤奋练字”,“书法面目从此一变”的沈先生的字看法并



没有改变。他在1941年4月16日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从此简短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陈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有一定功底，言简意赅。我是很喜欢沈尹默先生书法的，究竟陈的评价是否正确，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然其字外无字”尤为深刻，其意耐人寻味。信中“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米南宫就是宋代书法家米芾；“欧”，为欧阳询，是唐代书法家；“褚”，为唐代书法家褚遂良。

至于陈独秀先生与书法的渊源，要追溯

到他的幼年时期。他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种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他的嗣父陈昔凡（衍庶）在官宦之余犹雅好金石书画，崇尚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自颜其居曰“四石师斋”。陈独秀先生的外孙吴孟明先生曾送过我衍庶先生书法照片，观其书的确很有功力。独秀先生生长于这样的家庭，有充分的文史熏陶、古文与书法的训练也是很自然的。独秀先生受嗣父的影响，在日本留学时，人们即说他“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搞汉学”是指他当时已经开始研究文字学了。马一浮先生回忆说：“不论做诗吟月也好，酒足饭饱也好，有事无事，仲甫先生他一个人，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亦钟情于汉隶的台静农先生也有回忆说：陈早年喜欢书法，并用功于篆字。陈中凡先生亦曾深情地回忆说：“独秀先生认为中文系老师若不通文字、音韵是要误人子弟的。还要求我们苦练书法，说这是民族国粹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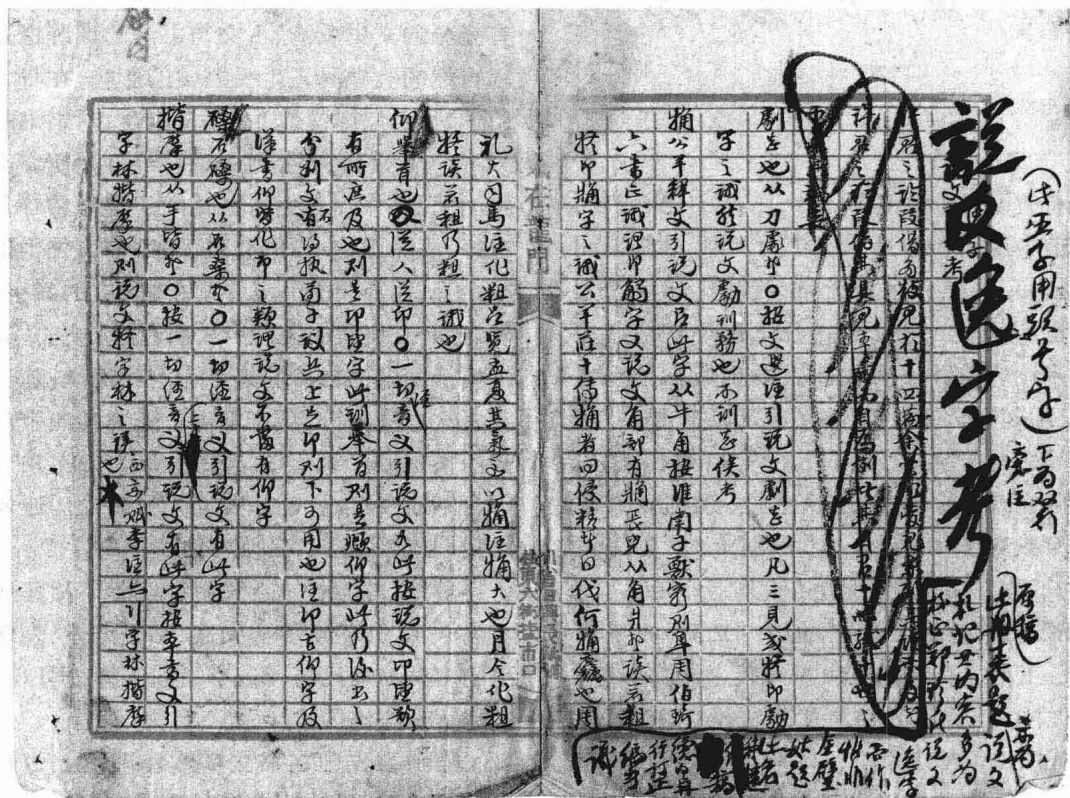
由此，陈独秀先生《甲戌随笔》及其他零稿中，夹杂着众多的大篆、小篆结体，表现出的多种书写风格，行、草、隶、篆样样可观，皆能达到纯熟自如，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独秀先生在书法实践和理论上尽管有很深造诣，但他从未将自己作为书法家来

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小组。1921年7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22年出版《独秀文存》，1924年出版《陈独秀先生讲演录》，1925年出版《字义类例》。1927年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13年，1937年8月释放。同年出版《抗日战争之意义》、《实庵字说》。1938年出版《实庵自传》。1942年5月27日病逝在四川江津。

对待,也没有类似康有为晚年以写字为生的经历,即使晚年以文字研究为专业工作,也未曾将写字作为谋生的手段(凭名气和水平当时他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凡有人求书时,独秀先生总是满足求者的要求。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下狱,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当时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曾请他写字,陈提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相赠。据陈独秀当年的下属和朋友

包惠僧回忆,陈还给一名侦缉队长写过字,内容为“还我河山”和“先天下忧”两条横幅。画家刘海粟也到监狱探望过陈独秀。陈写了一幅字送刘,刘也送一幅画给陈。包惠僧说,陈独秀能写好几种字体,看起来是相当挺秀的。包喜欢他的行草体和板桥体。包此语不假。早期的《向导》杂志的刊名二字就出自陈独秀之手。我曾在一期刊收藏家寓所见过《向导》杂志,刊名二字,清秀中透着



陈独秀整理杨鲁丞《说文逸字考》首页,标题大字及编者识为陈独秀手迹

一股英气,外秀内刚,反映出陈独秀的青春热情。

1942年5月,陈独秀病故于四川江津。署名葛康素有《跋陈仲甫独秀先生藏前汉

碑》、《谈陈仲甫先生书法》分别刊于《书学》第2、3期。此刊物为“中国书学研究会”会刊,沈子善主编。可见陈独秀在书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为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至38岁，始用“鲁迅”为笔名，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弃医习文。一生著述颇丰，有《鲁迅文集》、《鲁迅译文集》等。

2002年初，与友人合著《字字珍藏》一书时，为了丰富是书的内容，承蒙江绍原先生的女儿江小惠提供了鲁迅先生写给江绍原先生的一封带有实寄封的信札。此前，江绍原先生所藏鲁迅先生信札，从未公开发表过，应属首次披露。从实寄封的邮戳日期，知这封信的书写时间为1927年8月17日，由上海寄自杭州。现不妨照录于下：

绍原先生：

先前寄过几封信，想已到。细目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封是钞一段关于种胡麻的古书的。

很久以前，得汪馥泉先生来信，要我作一篇文章和写一个书面，且云成后可请先生转寄。文章之做，尚未有期，但将书面寄上，乞转寄为荷。如此之字而可写书面，真是可笑可叹，我新近还写了一幅小中堂，此种事非到广东盖不易遇也。

报载骝先到香港，不知何也，大约是漫游欤？

近来因结束书店，忙了几天。本可走了，而太古公司无船，坐邮船嫌行李多，坐货船太苦，所以还在观望，总之：一有相宜之船，便当走耳。但日期还说不定。

天气似乎比先前热了，我因常晒在西窗下，所以已经弄得满身小疙瘩，虽无性命之忧，而亦颇以为窘也。变化繁多，中大下半年不知如何，我疑未必能维持现状。

支持家评骝先云，政治非其所长，教育幼稚。其终于“专心办学”而取“优游状态”者，大约即因此之故。

迅上

八、十七

鲁迅信中所提曾抄录一段关于种胡麻的民俗资料寄给江绍原，即指鲁迅于本月2日致江氏信首所指“日前录奉诗